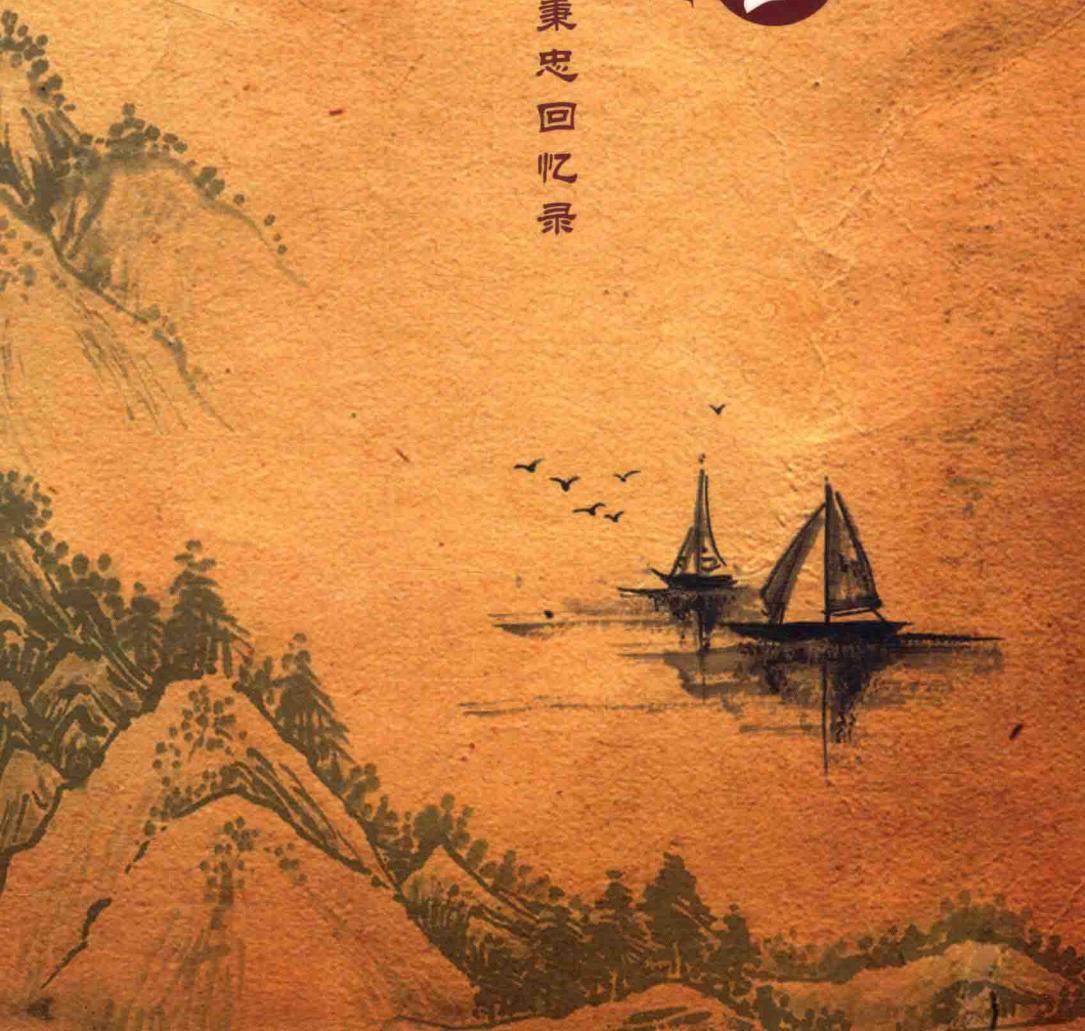


七十忆昔

QISHI YIXI

——王秉忠回忆录



甄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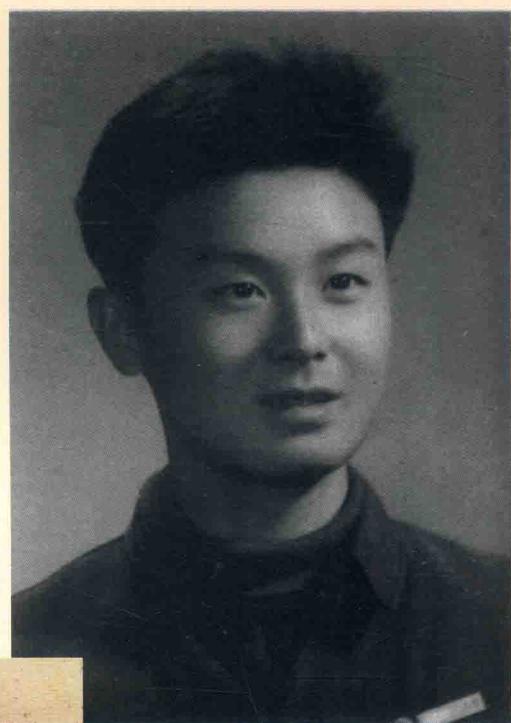


爱情美丽，只为坚守盟誓。
人生堪慰，是因多生波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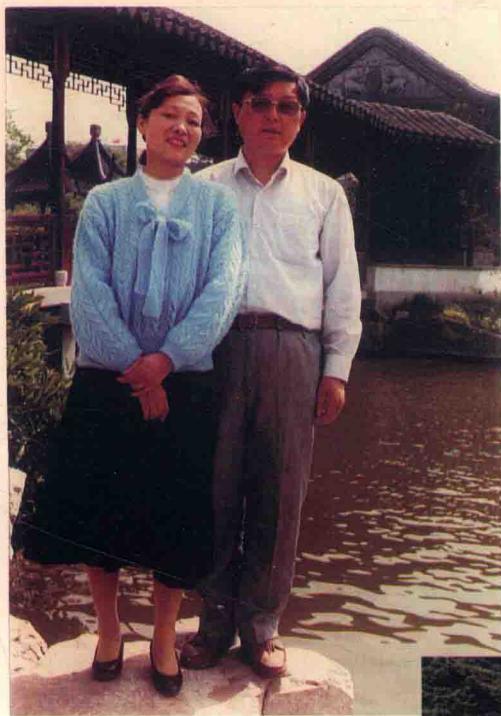
伉俪情深，风雨同舟
五十载，2013年10月。



1963年秋天，摄于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丽君1964年夏天摄于湖州



1986年摄于湖州莲花庄



1994年7月长江小三峡滴翠峡留影



1988年摄于吉山新村



2010年6月，参观世博会后上海外滩留影。



1985年秋天与儿子洪波、女儿雪涛在益民路湖师宿室东五楼留影



2005年与孙女怡然和外甥经纬留影



1975年儿子洪波和女儿雪涛留影



2003年孙女怡然和外甥经纬在凤凰二村留影



2002年9月与丽君夜登香港太平山



2006年10月与丽君上海世纪公园留影



与丽君重返湖师校园，2013年10月钱华摄。



晚年定居益民路天杏园，天杏园以拥有树龄近六百年的珍稀古银杏而得名，2013年11月21日钱华摄。

《七十忆昔》目录

第一章 儿童时代

一、故里家世	1
二、基础教育	15
三、求学菱湖	24

第二章 丽娃春秋

一、负笈师大	37
二、师大第一系	44
三、恩师瞿葆奎	53
四、同窗挚友	67
五、安徽社教	75
六、黑云压城	82
七、丽娃河畔再聚首	91

第三章 客居新疆

一、新疆第一餐	94
二、接受再教育	103
三、任教团直校	111
四、调离新疆	119

第四章 织里三年

一、到校履新	127
二、政治课	128
三、学校同事	130
四、两地分居	134

第五章 湖师岁月（一）

一、迁校风波	139
二、专任教师	142
三、入主校座	156

第六章 湖师岁月（二）

一、主政湖师	165
二、易地迁建	171

三、一期工程	175
第七章 湖师岁月（三）	
一、陆氏捐赠	188
二、湖师绿化	204
三、湖师函授	215
第八章 湖师岁月（四）	
一、中兴时日	223
二、湖州市小教培训中心	236
三、省高评委评委	243
第九章 湖师岁月（五）	
一、出访德国	247
二、历史上的湖州师范	277
第十章 爱情、婚姻和家庭（上）	
一、爱情	295
二、婚姻	306
第十一章 爱情、婚姻和家庭（下）	
一、有家无庭	333
二、既当爹又当娘	335
三、九次搬家	345
四、子子孙孙	354
五、出游事记	381
附录	
一、编年备忘录	405
二、湖州师范学校毕业生统计表（1916—2001.7）	434
三、湖州师范学校复校后历年招生情况和班主任名单（1978.3—2001.7）	435
四、湖州师范学校复校后关于招收有实践经验的青年教师班情况（1993—1999）	444
后记	445

第一章 儿童时代

一 故里家世

1.故里戴山

我于1944年5月7日(农历四月十五)降生于浙江省湖州市戴山乡毛家兜一个普通农民家中。

湖州地处太湖南岸、浙江北部，东邻上海，南接杭州，西依天目山脉，北濒太湖，与苏州、无锡隔湖相望，是环太湖地区唯一因太湖而得名的城市。湖州自古以来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和文化之邦”的美誉，是一座具有2300多年历史的江南古城，有着优美的自然景色和众多历史人物景观。广为传诵的元代戴表元《湖州》诗云：“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巷流。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戴表元赞誉湖州的诗句把这个江南的宜居小城推向了极致。

出湖州北门往东走20里，便是戴山镇。戴山之名，则缘于东晋时高士戴逵、戴颙父子曾隐居此山。清同治《湖州府志》载：“戴山，昔戴逵曾居此，故名”。戴逵字安道，谯郡(今安徽亳县)人，博学善文工书画，能弹一手好琴，名噪当时。他的儿子戴颙，字仲若，也是当时的高士，曾在戴山居住。

戴山说它是山，其实不过是高四、五十米的山丘，四周加起来大约就是几百米长。山顶保存了元末明初建造的石塔，是本市现存六座古塔之一。小时候听大人们常说，渔民在太湖中捕鱼和航行，晴好的天气能望见此塔，可见古塔对船民有航行定位和辨别方向的作用。还听说戴山有一大户人家的女儿嫁到太湖东山，由于女儿思家心切，父亲就在山上修了此塔，女儿在自家的水缸中能看到它的倒影。

我小时候见到石塔时，塔已损坏严重。塔有6层，底下两层

塔身的墙砖，经人为损坏已残缺不齐。倒是塔的顶层夹缝中长出了几棵小树，在风中摇曳。几只乌鸦栖息在树上，发出怪怪的叫声。心中很是纳闷不解：树是应该长在泥地中的，石缝中怎么也会长呢？它又是怎么长的呢？人根本爬不到塔顶，那又是谁去种的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悟出是飞鸟衔了树的种子放在石缝中，天长日久慢慢从幼苗长成一棵棵小树。

山上有一座寺庙，早年大概香火旺盛。特别是每年农历八月廿一日的庙会更是盛况空前，在方圆几十里内颇得人气。善男信女都来求神拜佛，山前戏台上湖剧、越剧轮番上演，各种杂耍、小吃摆满了戴山街。解放后在破除迷信的运动中，庙中的菩萨被打倒在地，小庙被洗劫一空，此后便做了小学的教室。



(旧时戴山白描图)

山下便是戴山集镇，镇虽不算大，但街两边倒也商店林立，生意十分兴旺。街的南面有一条湖州通往织里的河道穿镇而过，船码头停靠戴山航船，它每天早晨把客人送到湖州，下午又把进城购物和办事的客人接回，使戴山这个乡间小镇和湖州城得以紧密相连。

镇上有两家茶馆，天还未亮人已挤得满满当当，茶客在那里谈天说地，俨然成了一个交流信息的平台。戴山是乡级政府的驻

地，有关人员和机构便在这里活动。戴山离西面的湖州和东面的织里分别都有20里地，附近的乡民要买些日常用品和生产工具都要上戴山镇来，这就使戴山在方圆几十里内自然成了商业中心。

说起戴山，民国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不得不提，这就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1891—1949）。戴季陶祖籍吴兴（今湖州），生于四川广汉，老家在北门外戴山镇后林村。其戴家祖坟葬于此，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破坏。

据有关资料记载，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戴季陶因病在湖州南门福音医院（今九八医院）治疗。1月20日蒋介石偕同蒋纬国及随从由杭州专程到湖州探望戴氏，时吴兴县长戴时熙（四川人）率党、政、军要员赴南门迎接，后由戴季陶陪同到潜园相聚并共进晚餐。此后戴季陶同乡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财政部长宋子文先后来湖探望。

戴季陶位极人臣，但感念乡恩，将自家田产一二百亩捐充校产，在后林戴家木桥头村建一小学，并亲自题额“私立戴氏二礼小学”。“私立戴氏二礼小学”在筹建期间，戴季陶按照当时政府对有关私人办学的规定，将新校舍图纸、捐田产契、设备清册、校董名单等等，报经吴兴县教育局查核，转报浙江省教育厅批准立案。不久，省教育厅批复同意，是由当时省教育厅厅长，也就是后任蒋介石秘书的陈布雷亲自起稿的。

戴季陶为建校舍将部分祖屋拆建，该小学为欧式建筑，西式二层楼，共三进。校内设有图书馆，除学生图书外，大部分为戴的私人藏书，政府刊物及戴季陶和蒋介石、蒋经国、蒋纬国及南京各种会议的照片，颇为珍贵。教学区东侧建有生活区，内有食堂和教师宿舍。学校南端是田径场，旁边是一片树林，高大的乔木给人一种挺拔向上的感觉。

“私立戴氏二礼小学”是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的西式小学，方圆几十里之内除了原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在环渚建有西式小学外，再也找不出这样好的学校。在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戴山乡间赫然矗立着这样一所如此新潮的欧式小学，确实鹤立鸡群，

它所带来的西方现代文明的视觉冲击足以使其成为戴山地区的标志性建筑。只可惜解放后随着政治运动的起伏，它的命运也可想而知。文化大革命中戴山公社造反派头头居然下令将学校拆除，把教学大楼的大梁和柱子运到戴山建造公社的办公大楼。由于当年戴季陶造学校时用料十分考究，都是从国外进口的高级洋松，历经风雨几十年还是完好无损。

这一点令戴季陶的后人难以释怀。想当初为报效家乡，开启明智，拆祖屋，私人出资建小学，今日竟然被一方要员毁于一旦，是可忍，孰不可忍？庆幸的是戴季陶和夫人钮有恒早已离世，否则的话不活活气死才怪呢！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文革结束后，戴氏家族在美国的后人曾来后林戴家木桥头寻根访祖，向当地政府表示愿意斥资重新建造小学，并且修建纪念馆。据参与接待客人的前湖州市一位官员告诉我，被某位领导否决。地方官员则趁机要人家出资修造从升山到后林的公路，真是狮子大开口，人家又不是什么亿万富翁，不吓退朝兵才怪呢！此事就这样作罢了。

如今学校的旧址上仅存几间破房，田径场早已被附近的村民瓜分了，种菜的种菜，种粮的种粮，一所可以堪称教育文物的戴氏小学就这样销声匿迹了。唯一留存当年的遗物是校内的大铜钟，上面镌有“中华民国二十年春月，二礼小学惠存，刘经文敬赠”等字样，刘经文时任南京市市长。今日活着的老一辈乡民还能道出当年的一些实情，年轻人对此是茫然不知了。

除了戴季陶之外，戴山似乎也没有什么名门望族，只有安吉胡宗南的胞妹嫁在莫家兜莫惠卿家。莫家是戴山最大的财主，莫惠卿一解放就遭处决，胡宗南的胞妹也成了戴山最大的地主婆，批斗、游街、扫马路一样也逃不掉。莫惠卿被处决时留有长姑和兰姑两个年幼的女儿，为求生存胡宗南的妹子只得下嫁一个讨不起老婆的贫大农。

长姑和我年纪相仿，在戴山小学和我是同学，在那个时代备受人们的歧视和欺凌。改革开放后南下广州，与一位昔日的高干

结了婚，日前丈夫离世，后去湖北襄樊儿子处定居。兰姑也只得嫁一出身贫苦的农民，幸亏大女儿浙大毕业后去了美国，在丹佛已定居多年。兰姑和她丈夫随女儿客居美国，一家人在异国他乡也其乐融融。

2.家世往事

毛家兜在戴山西面三里地，因在湖州到戴山的水路上，有一条往南流的小河戛然而止，而成了无法前行的兜而得名。至于为什么称毛家兜，我从小到现在年老也百思不得其解。全村没有一家姓毛的，问过老一辈的人也都不知道上几辈是否有过毛姓人家。村庄不大，沿兜的两岸各有四五十户人家，全村也不过二三百人。

在我出生的时候，那时抗战快要胜利，村民们都以种田和养蚕为业，所谓“无不桑之地、无不蚕之家”便是村上最真实的写照。村上家家户户都有几亩田地，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养蚕、煮丝和织绸。整个村庄没有大户人家，也没有为衣食发愁的贫苦人家，这里似乎还是几千年前的农耕社会，俨然是一个现代的世外桃源。

我家当时有八九亩良田，说它是良田，只因为这些田地就在毛家桥畔，紧靠龙溪港，交通十分便利。特别是灌溉更加方便，在我家下游的农田若要浇水必须要借道我家田地，把我家田中的庄稼灌足水分后水才会往下游流。在大旱年份，其优越性更为明显。为了获得这些良田，列祖列宗不知花费多少辛劳。除此以外，家中还有三四只绸机，不时要雇些短工以维持生产。可以说在毛家兜我家算是殷实人家，土改时把我家定为中农不能不说这个定位还算是正确的。

我的曾祖父王万丰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他劳作一生的最大心愿就是能盖上两幢楼房，果然在他晚年终于梦想成真，这在当时村上是唯一的楼房。曾祖父生有两个儿子，长子梅生就是我的祖父，次子兰生早年夭亡，他名下的那幢楼屋就归了我的祖父王梅生。在我的记忆中，曾祖父那时已躺在西楼的病床上。据说